

早期上海話位移事件的詞化類型

林素娥 [Sue Lin]

上海大學/Shanghai University

早期上海話口語文獻顯示，雖然各類位移事件詞化結構皆有S型框架特徵，但無生自移事件S型框架傾向最強，其次是致移事件，而有生自移事件的V型框架傾向最明顯。位移事件內部詞化結構類型的差異反映了三者所受演變機制或者影響程度之別：雖然雙音節化和語義要素分離成為漢語位移事件向S型框架轉變的重要機制，但早期上海話中致移事件的詞化類型主要受制於連動結構語法化為動趨式的制約，有生自移事件卻借雙音節化使V型框架特徵更為穩定，無生自移事件因語義表達需要更青睞S型框架結構。研究表明，演變機制對詞化類型的制約作用並非均衡的，也非線性的，而是具有複雜性。

關鍵詞： 早期上海話, S型框架, V型框架, 演變機制

1. 引言

Talmy (1985; 1991; 2000a; 2000b) 根據語言表達位移事件中的路徑編碼為動詞還是附加語，將位移事件整合類型分為V型(verb-framed, 動詞框架)或以V型框架為主導的語言，S型(satellite-framed, 衛星框架)或以S型框架為主導的語言。Slobin (1996a; 1996b; 2004; 2006) 則進一步從語言使用和篇章結構等角度提出考察V/S語言在路徑、方式、背景、修辭風格等方面的語言使用傾向度，並通過數據統計和傾向對比來觀察語言位移事件編碼的類型傾向。在該理論框架下，漢語位移事件詞化結構類型學研究成果頗豐。共時平面因對漢語位移事件表達結構的句法語義分析不同，對其詞化類型存在不同看法。如，Talmy (1985; 2000: 108–109)、Matsumoto (2003) 等認為漢語為衛星框架語言(即S型)或非典型的衛星框架語言(沈家煊2003)，Tai (2003) 則指出漢語屬於動詞框架(即V型)為主衛星框架為輔的語言，李福印(2017)統計分析典型位移運動事件的表達類型得出漢語為V-語言，Slobin (2004; 2006)、Zlatev & Yangklang (2004)、Chen & Guo (2009) 則認為漢語用連動式表位移事件，屬於E型即均等框架型(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或廣義均等構架語言(闕哲華2010)，Lamarre (2003; 2008a; 2008b) 通過對位移事件的分類考察得出漢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具有「互補」性，為混合型或分裂型，Beavers, Levin & Tham (2010) 認為共同語

位移事件編碼存在V型、S型和E型框架等不同類型。雖前賢對漢語詞化類型的歸屬仍持不同看法，但其研究充分證明了共同語詞化類型的多樣性。歷時平面，Li (1993; 1997)、Peyraube (2006)、馮勝利 (2000)、Xu (2006)、史文磊 (2010; 2011a; 2011b; 2014a)、Shi & Wu (2014)等先後考察了漢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從「V>S」的演變及其制約機制，得出其演變機制有：漢語使動詞的自動化、連動式的語法化、雙音節韻律模式的推動、語義要素的分離、動趨範疇顯赫擴張（史文磊2011a; 2011b; 2014b）等。這種演變研究揭示了漢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演變機制的多樣性或複雜性。

雖然目前的研究已注意到漢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及演變機制的多樣性，且已涉及漢語位移事件內部詞化類型演變及其機制的差異（Peyraube 2006；梁銀峰2007；魏兆惠2005；史文磊2010, 2014a；Yiu 2014；姚玉敏2015），但仍側重於從整體上考察其演變的傾向性，對詞化類型多樣性與演變機制之間的複雜關係仍缺乏足夠的討論。比如制約不同位移事件詞化類型演變的機制是否相同？相同的演變機制對不同位移事件或不同歷史時期詞化類型演變的制約作用是否一樣？我們相信，漢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演變機制不僅具有多樣性，而更重要是它們與位移事件之間具有非均衡的、非線性的複雜關係，正是這種關係導致漢語詞化類型的多樣性或複雜性。

此外，目前的研究大多關注共同語的詞化類型及其演變，而開展漢語方言位移事件詞化類型及其演變研究並不多。Lamarre (2003; 2008a)提出方言調查和比較研究對考察漢語位移詞化類型發展的必要性。Yiu (2014)考察了共同語、吳閩客粵等方言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和現今兩個時期位移事件的詞化類型及演變，得出它們在早期雖動詞框架和衛星框架特徵皆有，不過較現今用動詞表路徑的傾向更強，即動詞框架特徵更多。姚玉敏(2015)對比粵語和官話一百多年來位移事件詞化類型演變得出其共同傾向(即「V>S」)和差異(粵語較官話慢)等。

本文擬以早期上海話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為研究對象，探討其類型特徵，並嘗試討論詞化結構類型與演變機制間的複雜關係。選取上海話為考察對象，是因為當代上海話在句法上和共同語、粵語具有一系列類型上的差異（劉丹青2001a; 2001b; 2003）。就位移事件來看，劉丹青(2003: 274-275)指出北部吳語不用「V+趨向補語+處所詞」，而要表達為「V到+處所詞」或「處所詞+來/去」等。Yiu (2014: 368-369)在跨方言位移事件詞化類型對比研究中指出現代吳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較普通話、客閩粵方言具有更多衛星框架特徵。如，現代吳語在無生自移和致移事件中皆只用方向補語表路徑，而普通話、客閩粵方言則只在致移事件中用方向補語將路徑具體化。不過，她所用吳語歷史文獻（蘇州話文獻兩種，上海話文獻兩種）有限，且立足於跨方言比較，而並未對吳語位移事件表達類型做更具體的考察。那麼到底吳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特徵有哪些？而選取早期上海話（指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期）的原因有：一是「19世紀後半期至20世紀20年代」是上海話形成的第一個時期（游汝傑2004），因此，此時上海話更接近其形成初期的面貌；二是語言接觸是語言或方言詞化類型演變的因素之一（Slobin 2004; 2006），與今上海話相比，早期上海話所受

共同語的影響遠不及推普之後，這更便於我們從語言結構內部觀察其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特徵及制約機制；最後，便於以後開展上海話位移事件詞化結構類型的歷時演變研究，儘管本文旨在描寫和分析早期上海話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特徵，暫不擬討論一百多年來上海話詞化類型的歷時演變。

本文主要分為三部分：一、選用早期上海話課本為語料（課本類文獻較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的口語），描寫和統計分析早期上海話位移事件表達模式及詞化類型特徵；二、利用同內容語料（《土話指南》和《官話指南》），對比早期上海話和官話位移事件表達模式及詞化類型同異，進一步明確早期上海話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特徵；三、基於早期上海話及與早期官話的對比，討論位移事件各類型與不同演變機制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

本文語料來源：

1. Benjamin Jenkins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上海話功課》，簡稱「功課」），手稿，1850年版。
2. Joseph Edkins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上海方言口語語法》，簡稱「語法」），1853年版。
3. G.E.Morrison 《Leçon ou Exercices de Langue Chinoise: Dialecte de Song-kiang》（《松江話課本》，簡稱「松江話」），1883年版。
4. John Macgowan 《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ystematically Arranged》（《上海方言短語集錦》，簡稱「集錦」），1862年版。
5. D.H. Davis 《Shanghai Dialect Exercises》（《上海話練習》，簡稱「練習」），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1910年版。
6. Anonymous 《T'ou-wo: Tse-ne, Boussole du Langage Mandrin, Traduit et Romanisée en Dialecte de Changhai》（《土話指南》），上海土山灣慈母堂，1908年版。
7. 御幡雅文《滬語便商》（簡稱「便商」），上海日本堂1892年版。
8. Anonymous 《Ali-Baba et les quarante voleurs (dialecte de Chang-hai)》（《阿裏排排逢盜記》），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1921年版。
9. 吳啟太、鄭永邦《官話指南》，上海美華書館重印，1900年版。

2. 早期上海話位移事件的詞化類型

根據致移者的隱現，位移事件可分為他移(agentive)、非自主(non-agentive)和自主(self-agentive)三類(Talmy 1985; 2000b: 66)。他移也被稱為致移，非自主為無生自移，自主則為有生自移(Lamarre 2003, 2008a, 2008b; Yiu 2014; 姚玉敏 2015)，這種分類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各類位移事件的表達結構及其分佈，便於開展共時比較、歷時演變及其機制的討論等。下文擬採用該分類法逐一描寫並統計分析早期上海話位移事件表達結構及其詞化類型特徵。

早期上海話中表路徑趨向詞有「上、下、出、進、轉、起、開、攏、落、過、回、歸」等(記為「P_{nd}」),表指示趨向詞有「來/去」(記為「P_d」),它們可以構成雙音節複合趨向詞(記為「P_{nd}P_d」)。在致移和自移事件中,趨向詞的句法表現不同。

2.1 致移事件表達結構及詞化類型

早期上海話仍見單獨用路徑趨向詞表致移,但更常見的是構成「V_cP_{nd}P_d」和「V_cP_d」表致移,而「P_{nd}P_d」「P_d」並非皆為補語,「V_cP_{nd}P_d」和「V_cP_d」在早期上海話中為「同形異構」式。

2.1.1 「P_{nd}」

表路徑趨向詞單獨帶位移體表致移。如:

- (1) a. 今朝要上茶葉來棧裏。 (《集錦》1862:25)
 b. 上完仔貨下來,就要發力錢。 (《集錦》1862:25)
 c. 啥辰光下貨? (《集錦》1862:24)
 d. 破仔城下來就出安民告示。 (《集錦》1862:135)

例(1a-d)中表路徑趨向詞單獨帶位移體,表致移,是該位移事件表達的核心,句義表達已完備,雖可分別理解為「裝上」、「卸下」、「貼出」等「V_cP_{nd}」的述補組合,但無須指明方式。

不過,從課本類語料來看,這種用法雖為口語自然表達形式,但已不常見,也不普遍,用於該類表達中的路徑趨向詞也已不多。若依照Talmy (1985; 2000a; 2000b)提出的口語化、高頻率和普遍性等標準,該類結構不再是判斷上海話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的依據,但從歷時角度來看,作為殘留形式,表明更早期上海話致移事件直接用路徑編碼應更為自由。

2.1.2 「V_cP_{nd}P_d/到+Loc+P_d」

致移事件的表達,在早期上海話中未見使用「V_cP_{nd}」結構,而須用「V_c」與雙音節複合詞「P_{nd}P_d」或與「到+Loc+P_d」的組合式,構成(A)「V_cF+P_{nd}P_d/到+Loc+P_d」、(B)「V_cP_{nd}+F+P_d」、(C)「F+V_cP_{nd}P_d/到+Loc+P_d」等結構。它們的句法特點及在文獻中的分佈不同。下面逐一討論。

(A) 「V_cF+P_{nd}P_d/到+Loc+P_d」

該類結構實際為「同形異構」式。其一為:「V_cF+啐+P_{nd}P_d/到+Loc+P_d」,其中「啐」(也常寫作「啞」)為表順承關係的連詞。錢乃榮(2003: 338-342)指出「啞」在19世紀末的上海話會話書中,十分常見。可做連詞、助詞等。其中連詞用法,可做並列連詞、方式連動連詞、連貫連詞、因果連詞、其他狀語連詞等。早期上海話文獻中「啞」也仍活躍在「V_cF」和「P_{nd}P_d/到+Loc+P_d」之間標記前後成分的連動關係,如例(2a-b)。該結構中V_c和「P_{nd}P_d」或「到+Loc+P_d」語法地位對等,儘管從

語義角度來看，「 V_cF 」似乎可分析為表方式狀語，「 $P_{nd}P_d$ 」和「到+Loc+ P_d 」為語義核心，但堅持句法標準，稱之為「句法性連動式」（史文磊2010: 40），將有利於從歷時角度看它與其他相關結構間的演變關係，故擬視該類結構為具有雙核心的E框架的代表。其二為：「 $V_cF+P_{nd}P_d/$ 到+Loc+ P_d 」結構，該結構自身又包含兩類不同的句法語義關係。一類如例(3a-b)句中「 $P_{nd}P_d/$ 到+Loc+來」的施事者為致移主體即句子主語，各句仍為連動結構，如(3b)並列謂詞後接同一趨向詞，很顯然該趨向詞與前面並列的「 V_cF 」構成的是連動關係，稱之為「短語性連動結構」；一類如例(4a-e)中「 $P_{nd}P_d/$ 到+Loc+來」的施事為 V_c 的受事，用來補充說明 V_c 的結果，為趨向補語。

- (2) a. 伊是擔之褥子啲居去。 (《功課》1850:555)
 b. 鄉下人背之袋啲到啥人場化去?到伊爺壩頭去。 (《功課》1850:265)
- (3) a. 領之傳杯弄盞個朋友出去。 (《語法》1853:358)
 b. 有一日,伊騎之馬啲領之狗出去收賬。 (《練習》1910:39)
- (4) a. 儂為啥勿去牽伊起來? (《功課》1850:567)
 b. 是我地間裡向椅子多,可以拿兩張過去。 (《便商》1892:12)
 c. 倒一碗茶出來。 (《集錦》1862:10)
 d. 拼家生攏來。 (《語法》1853:192-193)
 e. 掇一把椅子到上頭來。 (《集錦》1862:40)

例(3a-b)、(4a-e)共用「動詞+O+複合趨向詞」結構。對該類結構仍存在不同看法。范繼淹(1963)、楊德峰(2005)在分析共同語中「動詞+O+複合趨向詞」結構時指出該結構在句法上與典型的連動句或兼語句具有一系列平行性，它沿襲了古漢語連動句和兼語句結構，句中複合趨向詞仍為趨向動詞，因此這類結構實為連動句或兼語句，並非動趨式的「賓語插入式」。從早期上海話語料來看，很顯然這類結構包含連動結構和述補結構兩類，分別如例(3a-b)、(4a-e)，不宜一概視為連動或述補結構。而這種同形異質性一方面證明連動結構經重新分析演化為述補結構，另一方面也說明原有結構在演變出新的句法語義關係之後，新舊句法語義關係仍可長期共存於同一結構。

早期上海話還可見到「 V_cF+P_{nd} 」的用法。如例(5a-b)中「歸」的施事仍為句子主語，構成連動結構。

- (5) a. 替我洋貨店裏去,剪個尺一二寸花洋布歸。 (《松江話》1883:89)
 b. 儂若使上海去末,替我帶兩管筆歸。 (《松江話》1883:64)

從文獻來看，單音節形式路徑動詞與 V_c 構成雙核心結構在路徑動詞雙音化趨勢下已是強弩之末，但它也說明上海話中曾使用過「 V_cF+P_{nd} 」的連動結構。

由此可知，早期上海話中「 $V_cF+P_{nd}P_d/$ 到+Loc+ P_d 」實際上包括兩種詞化類型，即E型框架和S型框架。

(B) 「 $V_c P_{nd} + F + P_d$ 」

(B)式也見於早期上海話，Edkins (1853:175)對此就有記錄。賓語可為名詞或名詞性短語，未見代詞用法，若位移體為代詞則常用(A)式；(B)式中趨向詞「出、起」最常見，其他趨向詞更常用(A)式。該類結構中「 P_{nd} 」為補語，屬於S型框架。如例(6)。

- (6) a. 擔出洋錢來。 (《語法》1853:131)
 b. 地格抬肩忒小，搵起手來勿大便當/勿趁適意。 (《便商》1892:20)
 c. 地間房裡向哪勿要帶進壁虱來，我侬頂怕地樣物事。 (《便商》1892:18)

雖然該結構已見於百年前文獻，但相對於(A)、(C)式來說，只是一種次要結構。

(C) 「 $FV_c + P_{nd} P_d / 到 + Loc + P_d$ 」

(C)式中位移體前置為話題或充當處置介詞「擔」或「拿」的賓語，是早期上海話中表致移事件的最常見形式。特別是當位移體由光杆名詞或表定指的名詞性短語充當時，優先採用此結構。「 $P_{nd} P_d / 到 + Loc + P_d$ 」只能分析為位移體F在 V_c 作用下出現的位移路徑，句法上充當 V_c 的補語。如(7a-g)、(8a-e)等。

- (7) a. 篷扯起來。 (《便商》1892:5)
 b. 第種燈籠，勿但好看，而且可以穿攏來，成功另有一工個樣式。 (《練習》1910:112)
 c. 侬因拉箱子裏個衣裳應該常莊擔出來曬曬，勿要撥伊黴脫。 (《練習》1910:73)
 d. 格末儂拿地格帶轉去，換之新鮮個來罷。 (《便商》1892:5)
 e. 拿客人房間裡伊張八仙桌扛過去擺拉。 (《便商》1892:12)
 f. 拿第個病人搭好拉個人分開來住。 (《練習》1910:63)
 g. 第個物事相幫扛到外頭去。 (《集錦》1862:38)
- (8) a. 衣裳淨仔下來要用養藍水漂一漂。 (《集錦》1862:42)
 b. 聖體龕子個鑰匙，拿之出去。 (《松江話》1883:166)
 c. 兩只腳汗之落去。 (《松江話》1883:99)
 d. 儂搭之出店司務，拿伊間房裡向個零碎/粒屑物事先拿之出來，乃末都打掃乾淨之。 (《便商》1892:6)
 e. 馬鞍轡裝好起來。 (《集錦》1862:43)

例(8a-d) V_c 後仍可帶體標記，甚至仍可後接結果補語，如(8e)，表明 V_c 和「 $P_{nd} P_d$ 」原為連動結構，即 V_c 得以實現或者實現某種結果之後再出現某種位移。位移體前移使得「 V_c 」與「 $P_{nd} P_d$ 」之間的結構更緊湊，為演變為述補結構提供了句法條件，例(7a-f)、(8a-e)皆只能分析為述補結構。不過，因結構形式演變滯後於意義演變(Hopper 1991)仍保留了 V_c 後帶體標記和結果補語的用法。

早期上海話話題化傾向強，特別是受事類話題十分常見(錢乃榮2014; 林素娥2015)，「 $FV_c+P_{nd}P_d$ /到+Loc+ P_d 」在早期上海話中的高頻使用是其話題化傾向強的表現。

當位移路徑表達為雙音節形式的趨向詞時，除了(A)、(B)、(C)三式外，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上海話課本中未見一例「 $V_cP_{nd}P_d+F$ 」式。

我們統計了《上海話功課》(1850)、《上海話短語集錦》(1862)、《松江話辭彙集》(1883)、《土話指南》(1908)等四種課本，得出(A)、(B)和(C)三類結構在文本中的分佈情況如表1。

表 1. 早期上海話課本中(A)、(B)和(C)等結構的分佈

結構	(A)	(B)	(C)	合計
課本				
1850功課	25 (67%)	0	12 (32%)	37
1862集錦	12 (27%)	1 (3%)	31 (70%)	44
1883松江話	18 (25%)	7 (9.8%)	46 (64.7%)	71
1908指南	45 (32%)	3 (2.1%)	90 (65%)	138
合計	100 (34.5%)	11 (3.7%)	179 (61.7%)	290

表1表明，一百多年前(C)式最常見，除《上海話功課》(1850)外，在其他三種文獻中的分佈皆超過2/3強，為優勢結構，其次是(A)式，而最少的為(B)式。就詞化類型來看，(A)式為E框架和S框架共用結構，表明早期上海話仍未完成從E框架演變為S框架的過程，不過，從(B)和(C)式特別是(C)式的高頻使用來看，S框架很顯然已成為早期上海話致移事件詞化結構的主導類型。

2.1.3 「 V_c+P_d 」

「 P_d 」常與表原因的動詞「 V_c 」組合表致移事件，與位移體共現時，可構成「 V_cF+P_d 」、「 FV_c+P_d 」，未見「 V_cP_d+F 」結構。

當採用「 V_cF+P_d 」時，「 P_d 」也並非皆為指示位移方向的補語成分。如，

- (9) a. 箇個人擔之一百銅錢，領之莊上兩個人啱去者。
(《指南》1908:91)
- b. 第個強盜聽伊個求啱勿殺伊，倒搶之伊攏總屋裏個物事啱去哉。
(《練習》1910:217)
- c. 儂可以脫我買之筆啱來否? 可以個。
(《功課》1850:560)

例(9a-c)「 $V_cF+去/來$ 」結構，F可以有生或無生對象，「 V_cF 」與「去/來」之間用順承連詞「啱」連接，「去/來」表示實在的位移動作，由句子主語發出，該結構也為句法性連動結構，「去/來」為連動結構後項謂詞。

更常見的是不用「啱」連接的「 V_cF+P_d 」結構。如，

- (10) a. 有一家人家，無人拉屋裏，撥拉賊夜裏向來偷之多化物事去，就是銀又咗銀抄，搭之刀傢生咗，臺布，茶布，咗啥。
(《練習》1910:17)
- b. 看見我要出動末，伊(狗)銜之嘴套來，要我搭伊套之咗領伊出去。
(《練習》1910:54)
- (11) a. 難末我叫用人拉面盆裏拿點熱水來。
(《練習》1910:16)
- b. 去換椅子來。
(《松江話》1883:61)
- c. 儂吃完之飯，拏地錠銀子去換之銅錢來。
(《便商》1892:25)
- d. 拿一個水壺來。
(《松江話》1883:71)
- e. 擔琴棋書畫來。
(《語法》1853:189)

例(10a-b)為陳述句，句中「來/去」指實際位移動作，仍為連動結構，例(11a-e)祈使句中，「來」指F在V_c作用下的位移方向，即表示朝向說話人，為V_c的補語。可見，「V_cF+P_d」結構在早期上海話中實際上也包含了兩種詞化類型，即E框架和S框架。

位移體也可出現在「V_c+來/去」結構之前，做話題或處置介詞賓語。如，

- (12) a. 伊個都是左老爺個，儂明朝叫部車子替伊送之去罷。
(《便商》1892:31)
- b. 常莊有得聽見個，一個勿留心末，物事就偷之去哉。
(《練習》1910:87)
- c. 門布咗墊子也撥拉過路個人拾之去。
(《練習》1910:196)
- d. 儂替我拿伊盒子信紙拿來。
(《便商》1892:20)
- e. 當手個勿拉屋裡出去者，拿店裡向一個夥計傳之去者。
(《便商》1892:3)
- f. 就帶之兵咗，擔伊拉四五個人一齊捉之去，送到縣裏。
(《練習》1910:233)
- g. 伊要擔原票拿去，莊上人擔票子扣住之輒勿肯還伊。
(《練習》1910:232)

例(12a-g)中「來/去」皆只表示位移體的運動方向，充當V_c的補語，且該類結構分佈句類不受限制。

早期上海話中「來/去」與V_c組合表致移事件，僅以上兩種詞序。兩者在文獻中的分佈很不平衡，「V_cF+來/去」較「FV_c+來/去」使用廣泛得多。

表 2. 早期上海話中「 V_cF+P_d 」與「 FV_c+P_d 」分佈

結構	$V_cF+來/去$	$FV_c+來/去$	合計
課本			
1850 功課	36 (78%)	10 (22%)	46
1862 集錦	24 (92%)	2 (8%)	26
1883 松江話	24 (53%)	21 (46%)	45
1908 指南	46 (79%)	12 (21%)	58
合計	130 (75%)	45 (25%)	175

表2中「 V_cF+P_d 」在早期上海話文獻中的分佈比例之高表明它仍為優勢結構，而該結構實為E型框架和S型框架共用，可見早期上海話致移事件詞化類型的混合性。

以上為早期上海話表致移事件的三種結構模式，即「 P_{nd} 」、「 $V_c+P_{nd}P_d/到+Loc+P_d$ 」、「 V_c+P_d 」等。其中「 P_{nd} 」雖為V型框架語言位移事件結構，但文獻中已不常見、也不具有普遍性，而其他兩種與位移體構成的結構是表達早期上海話致移事件的常見結構。它們與位移體所構成的結構中，「 $V_cF+P_{nd}P_d/到+Loc+P_d$ 」和「 V_cF+P_d 」結構為「同形異構」式，存在句法性連動結構、短語性連動結構和述補結構等三種句法語義關係，這種共存現象從歷時來看，體現了三者之間的演化關係，即從句法性連動結構經短語性連動結構發展為述補結構，它們的共存也表明早期上海話致移事件詞化類型的混合性，即E型和S型混合；而「 $FV_c+P_{nd}P_d$ 」和「 FV_c+P_d 」結構的發展，特別是前者高頻使用，表明早期上海話致移事件詞化結構類型在向著S型發展。

早期上海話致移事件表達結構中缺少「 $V_cP_{nd}P_d+F$ 」和「 V_cP_d+F 」結構，應該反映了話題化傾向對上海話致移事件表達的制約作用。

Lamarre (2003; 2008a; 2008b)指出共同語中致移事件只能用[動詞詞根+衛星]組合表達，有生自移事件則能用趨向動詞和述趨式兩種表達方式，無生位移則以[方式動詞+趨向補語]表達為常。根據這種「互補」體系，她認為漢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屬於混合型或分裂型(split system of conflation)。若從早期上海話致移事件來看，不僅不同結構之間存在詞化類型的差異，即使是同一結構也並存著E型、S型，可見其混合的程度之高，而這種同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的混合性或複雜性是其演變的真實寫照，可以讓我們看到其詞化類型演變的進程和方向。

2.2 有生自移事件表達結構及詞化類型

有生自移事件中位移體能自主決定或控制其位移行為。早期上海話中有生自移事件的表達結構有：「 P_{nd} 」、「 $P_{nd}P_d$ 」、「 V_mP_{nd} 」和「 $V_mP_{nd}P_d$ 」等。

2.2.1 「P_{nd}」

早期上海話中「P_{nd}」表自移事件，須構成「P_{nd}+Loc」結構。如例(13a-f)，「進、上、回、到」等後帶表終點的處所名詞，「下、出」等後接表源點的處所名詞。從文獻來看，「進、出、到」最常見，其次是「上、下、轉、回」，而「起、開、攏、歸」等未見該用法。

- (13) a. 侬曉得就要澆大雨，所以侬就跑到房子裏去，進之房子勿多一歇，大雨就落下來哉。 (《練習》1910:169)
 b. 耶穌十二歲個辰光照仔守節個規矩上耶路撒冷。 (《集錦》1862:151)
 c. 兵馬得勝回營。 (《集錦》1862:31)
 d. 我巴勿得到花旗國去。 (《功課》1850:223)
 e. 幾點鐘下船? (《集錦》1862:17)
 f. 今朝要出門買湖絲。 (《集錦》1862:162)

雖然表路徑趨向詞仍可單獨表有生自移事件，但從其組合功能和部分成員功能的缺失來看，它是一種次要的形式。即進入辭彙雙音節化階段以後，它只是作為單音節階段的殘留形式而存在，儘管這種表達仍十分自然。僅「到+Loc+P_d」結構高頻使用，這種相對固定的組合在音節形式上滿足了雙音節化的需要。

2.2.2 「P_{nd}P_d」

「P_{nd}P_d」單獨表有生自移事件是早期上海話中的基本表達形式。如例(14a-h)。

- (14) a. 儂現在可以去，但是就要轉來。 (《集錦》1862:55)
 b. 難末種田人轉去哉，伊個兒子去請伊個親族來斫麥。 (《練習》1910:202)
 c. 伊個娘進來看見伊皺之眉頭，面孔有憂愁個樣式，就問伊為啥實蓋。 (《練習》1910:156)
 d. 老兄刻到，我還勿曾替老兄接風，明朝就拉聚豐園，請老兄過去談談。勿敢當，忒費心者，我常莊到此地來個，下轉再過來，地兩日貼正有眼事體，心領之罷。 (《便商》1892:35)
 e. 拉伊個旁邊有一個下流坯，就輕輕能上來偷脫手裏個洋錢。 (《練習》1910:79)
 f. 我侬歸來個時候也走過多化清水河。 (《練習》1910:81)
 g. 其餘個末，叫伊拉全歸去。 (《練習》1910:234)
 h. 朝晨起來要揩面。 (《集錦》1862:13)

較之於「P_d」，「P_{nd}P_d」做謂語滿足了辭彙雙音化的要求，因此使用更普遍，不過，「攏/開+來/去」已不用於表自移。

2.2.3 「V_mP_{nd}/到+Loc+P_d」

自移事件中路徑趨向詞也可在動詞後做補語，並後接處所名詞。不過，這類結構在早期上海話中並不常見。如，

- (15) a. 有一只蝙蝠是做中立，伊想不過要歸拉得勝個一面。後首看見野獸將要得勝咯，所以走進野獸淘裏去。 (《練習》1910: 230)
 b. 難末議定當要立一個公所，題伊叫濟良所；意思末，是幫助第等女人跳出惡門咯做好人。 (《練習》1910: 36)
 c. 我要走到轎過邊去。 (《集錦》1862: 64)

僅《上海話練習》(1910)中見到「V_m進/出」用例。Lamarre (2003)指出共同語中使用[V+趨向動詞+處所起點]可能來自書面語。該結構在早期上海話課本也只是偶見，很可能是借自官話。若表終點，則只用「V_m到+Loc+P_d」，如例(15c)，今上海話、蘇州話等北部吳語也仍不用「V_m+趨向詞+Loc」結構(劉丹青2001a; 2001b; 2003)。

2.2.4 「V_mP_{nd}P_d」

「V_mP_{nd}P_d」編碼有生自移事件較常見。如例(16a-h)。

- (16) a. 母鳥飛轉來末，小鳥告訴伊咯求伊立刻搬場勿要等到明朝恐怕忒晚。 (《練習》1910: 202)
 b. 用末，無啥大用頭。伊不過要囤起來。伊所頂歡喜個，就是要開出箱子來拿金子翻碌轉個看。 (《練習》1910: 208)
 c. 兵丁四面埋伏仔咗殺攏來。 (《集錦》1862: 132)
 d. 勿要走開來，恐怕有事體。 (《集錦》1862: 40)
 e. 扶梯上走起去。 (《松江話》1883: 58)
 f. 伊拉馬上跌之下來，滾到浜裏去滿頭滿面個爛泥，實蓋末，蠻體面個人，弄得來撥人笑殺。 (《練習》1910: 191)
 g. 歇之一個時辰，姓朱個倒活之轉來者咯，竭力喊救命。 (《練習》1910: 162)
 h. 等到第個忠厚人出來之末，伊拉縮之進去哉咯讓伊去歇。 (《練習》1910: 128)

從組合功能來看，它較「P_{nd}P_d」更為自由。「開來」、「攏來」、「起去」在早期上海話中已失去單獨充當核心動詞的功能，但能在該結構中表自移，這也正表明該結構中「P_{nd}P_d」為「V_m」的補語成分，而非雙核心的E型結構。

文獻所見早期上海話有生自移事件各類表達結構的分佈，如表3。

表 3. 早期上海話有生自移事件編碼類型分佈¹

結構	P _{nd}	P _{nd} P _d	V _m P _{nd} P _d	合計
課本				
1850 功課	2 (6%)	31 (93%)	0	33
1862 集錦	9 (27%)	13 (39%)	11 (33%)	33
1883 松江話	5 (14%)	17 (48%)	13 (37%)	35
1908 指南	18 (9.5%)	121 (64%)	50 (26%)	189
合計	34 (11.7%)	182 (62.7%)	74 (25.5%)	290

從表3可知，早期文獻中「P_{nd}P_d」分佈率最高，四種文獻中分佈率合計近63%，而它與「P_{nd}」二者合計高達74%，表明早期上海話有生自移事件中路徑仍常編碼為動詞，特別是雙音節的複合趨向動詞。不過，「V_mP_{nd}P_d」的組合優勢表明早期上海話有生自移事件詞化類型也在朝著S框架發展。

2.3 無生自移事件表達結構及詞化類型

該類位移事件中位移體為無生命體，不具有自我控制能力。早期上海話常用「V_{m/c}P_{nd}/到+Loc+P_d」和「V_{m/c}P_{nd}P_d」表達。如例(17a-d)、(18a-e)。

- (17) a. 第個貨色漲上跌落，拿勿定個。 (《集錦》1862: 23)
 b. 免之第個毛病傳開拉國度裏啉多起來。 (《練習》1910: 63)
 c. 滾個啉，實介能茶葉完全忝起拉上頭個。 (《松江話》1883: 186)
 d. 船已經開到天津去。 (《集錦》1862: 52)
- (18) a. 墻塵大大能飛起來。 (《阿裏》1921: 2)
 b. 難末皇帝大哭，眼睛裏個眼淚水滴下來末，伊就用手來揩；眼淚也變之金子啉掛拉伊個面頰上。 (《練習》1910: 172)
 c. 因為伊個蹄是軟個啉能夠放開來，撲拉沙上勿跌倒。 (《練習》1910: 247)
 d. 伊用兩只指頭放拉嘴裏一吹，就有吹叫鞭能個聲氣發出來。 (《練習》1910: 46)
 e. 伊個聲氣洪隆洪隆吹過來。 (《練習》1910: 168)

文獻中表達無生自移事件時趨向詞只充當補語，也就是說，無生位移體發生位移更傾向於陳明位移的原因或方式，趨向詞用來補充說明位移路徑，具有更強的S框架傾向。

由以上可見，早期上海話三類位移事件的詞化類型雖然表現出共同的傾向，即向著S型發展，但也存在較明顯差異：其中無生自移事件S框架傾向最強，

1. 表中所列四種文獻中皆未見「V_mP_{nd}」結構，而「V_mP_d」只是偶見，故未統計。

其次是致移事件，再次是有生自移事件，反之亦然，有生自移事件V框架傾向更顯著，而致移事件仍可用E型，無生自移事件則V型傾向最弱。

Slobin (2004; 2006)指出人類語言在表達方式的易及性(ease of processing)上存在顯著度(salience of manner)的不同，語言位移事件詞化類型可視為一個連續統，詞化類型相同的語言表達方式的高低程度也可能有別，同一語言詞化類型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沿著連續統演變。從早期上海話來看，位移事件各次類在共時平面上的程度差異實際上反映了它們動態的演變過程，即沿著V-E-S型演變。從早期文獻來看，致移事件中的同形異構式「 $V_c F + P_{nd} P_d / P_d$ 」表明E型框架向S型框架演變，而單音節形式趨向詞做路徑動詞則保留了更早的V型框架結構。因此共存的多種結構及其詞化類型實際上反映了上海話詞化類型的歷時演變進程。

3. 早期上海話和官話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的差異

本節我們將利用一百多年前課本(《官話指南》、《土話指南》²)為語料，統計分析同類位移事件各類表達結構的分佈比率，並重點考察官話和早期上海話同一位移事件的表達方式及詞化類型的區別，討論兩者於一百年前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的共性和各自特徵。

下文統計數據和例句皆來自《官話指南》和《土話指南》，例句後括弧內標明出處，因同一課文在各書中頁碼可能不同，故統一採用課文序號標記出處。

3.1 致移事件表達結構的對比分析

早期上海話和官話致移事件所用結構較一致，皆可用「 V_c 」與「 $P_{nd} P_d$ 」或「 P_d 」組合表達，兩種文獻均未見路徑動詞單獨表致移。與位移體構成「 $F + V_c P_{nd} P_d / 到 + Loc + P_d / P_d$ (F為話題或處置介詞賓語)」、「 $V_c F + P_{nd} P_d / 到 + Loc + P_d / P_d$ 」、「 $V_c P_{nd} / P_d + F$ 」以及「 $V_c + P_{nd} + F + P_d$ 」等。不過，同一結構在早期上海話和官話中分佈並不一樣，即相同內容在兩方言中往往會選擇不同結構表達。先列出各類結構在兩種文獻中的分佈，然後舉例分析兩者對不同結構的使用之異。

2. 對《官話指南》、《土話指南》教材的介紹可參見六角恒廣(2000: 18-20)、Hino Yoshihiro (2010)、張美蘭(2016)、張美蘭、戰浩(2016)等，茲不贅述。不過，本文所用語料，因《土話指南》只對譯了《官話指南》前三卷：即應對須知、官商吐屬、使令通話，故對比也只限於此三卷，並不包括第四卷即官話問答部分。

表 4-1. 《土話指南》、《官話指南》致移事件表達結構的分佈

結構 方言	(1) $FV_c+P_{nd}P_d$ / +Loc+ P_d	(2) $V_cF+P_{nd}P_d$ / +Loc+ P_d	(3) $V_cP_{nd}+F+P_d$	合計
土話	50/14 (50%)	46/11 (44.5%)	7 (5%)	128
官話	86/21 (75%)	10/4 (9.8%)	21 (15%)	147

表 4-2.

結構 方言	(4) FV_c+P_d	(5) V_cF+P_d	(6) V_cP_d+F	(7) $V_cP_{nd}+F$	合計
土話	14 (26%)	38 (71.7%)	1 (1.8%)	0	53
官話	34 (33%)	61 (59.8%)	1 (0.9%)	6 (5.9%)	102

由表4-1和表4-2可知，除「 $V_cP_{nd}+F$ 」只見於官話外，其他各結構在兩方言中皆用。從表4-1來看，早期上海話結構(1)、(2)在文本中的分佈相當，皆為主要結構，而結構(3)不常見；早期官話中結構(1)分佈超過2/3強，為優勢結構，其次是結構(3)和(2)皆有分佈。比較而言，早期上海話在結構(2)、(3)的使用上與早期官話形成較顯著的對比，上海話較官話中更常用結構(2)，而結構(3)很不活躍，官話則結構(2)很不活躍，結構(3)的使用比上海話要發達。從結構本身所體現的詞化類型來看，(2)為連動結構和述補結構共用，即E型和S型共存，(1)、(3)皆為述補結構，屬於S型。因此兩方言之間對結構(2)和(1)、(3)之間的選擇傾向不同，體現了兩者致移事件詞化類型的差異。

由表4-2來看，早期上海話中(5)為優勢結構，超過2/3強，其次是(4)，早期官話中(5)也為基本結構，其次為(4)，兩方言一致性較高，不過，從分佈比例來看，早期上海話對結構(5)的選擇傾向較官話仍稍強烈一些。

3.1.1 對「 $V_cF+P_{nd}P_d$ 」的選擇之異

早期官話也偶見使用「 $V_cF+P_{nd}P_d$ 」，可構成連動結構，如例(19a)用於敘述， V_c 後加「了」，極少見到不加「了」的，如例(22b)「販貨回去」。張伯江(1991)指出今北京話中該結構大多V後帶「了」，不帶「了」字總有很強的祈使味道。不過，早期官話中即使是祈使句也極少用不帶「了」字的該類結構。

- (19) a. 這麼著他就雇了一匹驢回來了。 (官商吐屬15章)
a'. 乃末伊叫之一只驢子啞轉來。 (上海話)

而同時期上海話中這類連動結構常加上表順承關係的連詞「啞」。如例(19a')。

且文獻中早期上海話用「 $V_cF+P_{nd}P_d$ 」結構，如例(20a-26a)。官話則用其他結構表達，如(20b-26b)。

- (20) a. 擔之銀子咗轉去個。
b. 把銀子拿回去了。(官商吐屬33章)
- (21) a. 我拉天盛典當裏估之貨色咗轉來。
b. 我是到天盛當鋪對貨去了才回來。(官商吐屬20章)
- (22) a. 皮貨賣完之後來，帶銀子轉去呢，還是販貨色轉去? 販貨色轉去。販啥個貨色轉去?
b. 您賣完了皮貨，是帶回銀子去呀，還是販貨回去呢? 是販貨回去。都是販回什麼貨物去呢? (官商吐屬第2章)
- (23) a. 店家領伊進去。
b. 店家可就把他帶進來了。(官商吐屬31章)
- (24) a. 後來再有什介毛病，一定立刻趕儂出去。
b. 後來再若有這些毛病，一定立刻得趕出去。(使令通話15章)
- (25) a. 讓我先轉去，預備銅錢起來。
b. 我先回家去，把錢給你們預備出來。(官商吐屬26章)
- (26) a. 就擔印子錢個摺子出來。
b. 就把取印子錢的摺子拿出來。(官商吐屬35章)

例(20a–22a)上海話「 $V_cF+P_{nd}P_d$ 」仍為句法性或短語性連動結構，官話或表達為述補結構，如例(20b)，或用副詞「才」連接前後分句，如例(21b)，而例(22b)官話雖也說「返貨回去」，但從後邊的「返回什麼貨色去」來看，「返貨」得以使用，應保留了書面語用法。可見，相同內容，早期上海話傾向於將表原因的動詞和路徑表達為雙核心成分，而官話相應表達中核心左傾，路徑表達為原因動詞的衛星成分。而例(23a–26a)上海話「 $P_{nd}P_d$ 」皆已重新分析為補語，為 V_c 的衛星成分，但形式上仍保留了原來的連動結構，而對應的官話則採用處置介詞提賓式，如例(23b–26b)，表義和結構更符合S框架的特徵。

3.1.2 對「 V_cF+P_d 」的選擇之異

早期上海話中「 V_cF+P_d 」也為連動和述補式共用的優勢結構，且其使用頻率遠高於「 FV_c+P_d 」。早期官話也常用「 V_cF+P_d 」結構，特別是祈使句中，但未見表連動關係。官話「把」字處置式較上海話更常見，因此「 V_cF+P_d 」結構的分佈率仍不及早期上海話。如，

- (27) a. 乃末箇多化強盜，就擔之箱子包袱、銅錢咗去者。
b. 這麼著那群賊，就把箱子和包袱、現錢都拿了去了。(官商吐屬28章)
- (28) a. 儂去叫伊來。
b. 那麼你把他叫來。(使令通話16章)
- (29) a. 擔茶來。
b. 把茶拿來。(使令通話4章)

例(27a–29a)早期上海話採用「 $V_c F + P_d$ 」表致移，(27a)為句法性連動結構，(27b)官話對應句中位移體前移，雖然「拿」「去」皆用體標記，句法上仍保留連動結構特徵，與述補結構有別，但語義上「去」用來指示「拿」的方向，可看作 V_c 的衛星成分。例(28a)上海話用兼語式、(29a)用短語性連動式，相應地早期官話皆用處置式，使得「來」緊鄰表原因的動詞，從句法語義上更易於重新分析為 V_c 的補語成分，S型語言特徵更典型。

3.1.3 對「 $V_c P_{nd} F + P_d$ 」的選擇之異

早期官話「 $V_c P_{nd} F + P_d$ 」較早期上海話要常見得多，該結構中 P_{nd} 已為 V_c 的補語。如，

- (30) a. 忽然聽見，有幾部車子來者，喊開門，開門進來，看見六部鑣車。
 b. 直叫店門，趕店門開開了，就見趕進六輛鑣車來。(官商吐屬29章)
- (31) a. 撥個片子拉伊。
 b. 給他拿出個片子去。(使令通語17章)
- (32) a. 搬伊一百兩銀子去，撥拉箇個窮人。
 b. 搬出他一百兩銀子來，給了那個窮人拿了走了。(官商吐屬31章)
- (33) a. 莊上個人，剛剛擔戩子來。
 b. 那個錢鋪的人，剛拿過一個戩子來。(官商吐屬36章)
- (34) a. 拉搭等先生個相幫人，擔衣裳出來。
 b. 在這兒竟等著您的跟班的給我拿出衣裳來哪。(官商吐屬37章)

例(30b–34b)官話皆用「 $V_c P_{nd} F + P_d$ 」表達，而上海話或不表達為致移事件，如(30a)，或表達為雙及物結構，如(31a)，或用連動結構，如(32a)、(33a)，也可用「 $V_c F + P_{nd} P_d$ 」的述補結構表達，如(34a)。

從以上致移事件表達結構對比來看，早期上海話、官話表致移事件時，上海話較官話更常用「同形異構」式，即「 $V_c F + P_{nd} P_d / P_d$ 」結構，該結構仍保留了E型框架特徵，而官話則更傾向於用「 $FV_c + P_{nd} P_d / P_d$ 」或「 $V_c P_{nd} + F + P_d$ 」結構，為更典型的S型語言。

3.2 有生自移事件表達結構對比

早期上海話和官話中自移事件也並存多種表達結構。主要有(1)「 P_{nd} 」、(2)「 $P_{nd} P_d$ 」和(3)「 $V_m P_{nd} P_d$ 」等。「 P_{nd} 」常須後接處所名詞，如早期上海話「出門」、「到之屋裏」等，「 $P_{nd} P_d$ 」和「 $V_m P_{nd} P_d$ 」為不及物結構，只有後接「到」時須帶處所名詞。各結構在《土話指南》和《官話指南》中的分佈如表5。

表 5. 《土話指南》和《官話指南》中有生自移事件表達結構的分佈

結構	(1)			(2)		(3)	合計
方言	$P_{nd}+$ Loc	到+ Loc	$P_{nd}/$ 到 +Loc+ P_d	$P_{nd}P_d$	$P_{nd}+$ 到 +Loc(+ P_d)	$V_mP_{nd}P_d$	
上海話	21	44	91	149	9	10/12	336
分佈率		46%			47%	6.5%	100%
官話	9	8	75	185	9	7/0	293
分佈率		31%			66%	2.3%	100%

表5中(1)、(2)兩類以路徑動詞為核心，不管是在早期上海話還是官話中，分佈比例皆超過90%，為有生自移事件表達中的優勢結構，類型(3)「 $V_mP_{nd}P_d$ 」中路徑實現為補語成分，屬於S型框架，在兩方言中分布率皆很低。可見，早期上海話和官話有生自移事件詞化結構類型表現較一致，皆以V型為主導。下面略舉數例，a句為上海話，b句為對應的官話。

- (35) a. 交卸之後來，就上新任呢？還是先要到省裏去？先到省裏去。
 b. 您交卸之後是就上新任去呀？是還得先進省裏去呢？是先得到省裏去。
 (官商吐屬5章)
- (36) a. 我想今夜頭就出城者。
 b. 我就今兒晚上趕出城去。
 (官商吐屬13章)
- (37) a. 怕是你出到外邊兒去。
 b. 勿要只怕外勢去之啞，又發作者。
 (應對須知)
- (38) a. 擔刀來撬開之棚門，跑到船裏去。
 b. 拿刀把艙板砍開了，就進了艙裏頭去了。
 (官商吐屬28章)
- (39) a. 早晨頭天亮之，我蹀起來，外勢去看看，瓦上霜厚來交關，果然昨夜霜勿小。
 b. 早起天才亮，我起來出去走動，看見瓦上的霜厚的很，原來昨兒夜裏有大霜。
 (應對須知)

從例(35–36)可見，早期上海話更傾向於直接用路徑帶處所名詞表達，而官話則用「 $P_{nd}Loc+P_d$ 」結構，「 P_d 」補充前面的路徑動詞，也滿足路徑動詞雙音節化的需要。例(37)官話「到+Loc+去」做路徑動詞補語，上海話用指示動詞做核心謂詞。兩方言皆用動詞編碼路徑，不同的是，上海話保留了更多單音節路徑動詞編碼有生自移的用法，而官話雙音節化的傾向更明顯。例(38–39)上海話似乎更傾向於將運動方式分離出來，而官話仍只用動詞編碼路徑。不過，總的看來，早期上海話和官話自移事件中將方式分離出來的結構並不常見，且方式動詞詞項所見不多，常見的一般只有「跑」、「爬」、「走」等。

Lamarre (2008a; 2008b)統計電視劇中的對話和文本中自移事件表達類型，發現對話中普通話自移事件以V型表達為優勢，而文本中則V型、S型表達形式各占一半。《土話指南》、《官話指南》記錄了一百多年前上海話和官話地道的口語，因此本文對自移事件表達類型的統計也表明一百多年前上海話和官話口語中有生自移事件也具有較典型的V型語言特徵。

3.3 無生自移事件表達結構對比

早期上海話和官話無生自移事件表達結構也十分一致，最常見的是「 $V_m P_{nd} P_d$ 」，即方式與路徑分離，路徑成分充當方式動詞補語。如，

- (40) a. 眼淚就落之下來者。
 b. 可就掉下眼淚來了。 (官商吐屬31章)
- (41) a. 有一間涼棚儕破拉者，涼棚架亦落之下來。
 b. 那三間有一間棚都破了，架子也掉下來了。 (使令通話14章)
- (42) a. 牆上個坭，儕落下來者。
 b. 你留神，看牆上的土掉下來。 (使令通話9章)

史文磊(2011b)指出「落」、「掉」等類動詞最初融合了[運動]和[路徑]，後來路徑找到專門的詞形記錄，如趨向詞。早期官話和上海話中它們都只能採用與趨向詞分離的述補結構表達了。

從三類位移事件表達結構及其詞化類型的對比來看，早期上海話和官話在自移事件表達結構及其詞化類型上的共同點有：有生自移以V型為主導類型，無生自移則以S型為主導類型，而在致移事件的結構表達及詞化類型上，兩者皆表現出了較顯著的S型框架傾向；不同的是，早期上海話更常用「 $V_c F + P_{nd} P_d / P_d$ 」，該結構在上海話中並存了句法性連動、短語性連動和述補結構三種句法語義關係，而官話則更常用典型的S型框架結構，即在向S型框架發展中早期上海話致移事件詞化類型演變應較官話慢。

4. 從早期上海話看漢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的演變機制

利用漢語共同語歷史文獻探討漢語位移事件「 $V > S$ 」的演變及其機制已經取得頗多成果(Li 1993, 1997; Peyraube 2006; 馮勝利2000; Xu 2006; 史文磊2010, 2011a, 2011b, 2014b; Shi & Wu 2014)。這種討論大多集中於從整體上觀察漢語詞化類型演變的機制，而實際上漢語共時平面詞化類型的多樣性應與其演變機製作用的複雜性或非線性制約作用直接相關，因此有必要就演變機制的作作用做更具體的討論。

實際上不少學者都注意到了位移事件內部即致移、自移事件之間詞化類型演變的誘因或演變速度不同。如，史文磊(2014a: 54)指出他移事件中位移

體的話題化或承上文省略，使得 V_2 致移性和動詞性減弱，觸發動趨結構的產生。而就自移事件來說，Peyraube (2006)、梁銀峰(2007)、魏兆惠(2005)、史文磊(2014a: 52)等皆指出位移體NP後移是句法性連動式向動趨結構轉化的誘因之一。就致移與自移之間的演變差異，史文磊(2011a; 2014a: 98)指出他移事件中「 V_t +指示」較自移事件中「去」更易補語化，而後類推至自移事件。不過，史文磊(2011a; 2014a; 2014b)、Shi & Wu (2014)在統計漢語史各時段動詞結構的分佈時並未區分他移和自移。Yiu (2014)、姚玉敏(2015)在跨方言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的對比中，不僅看到致移事件、無生自移事件、有生自移事件三者演變速度的差異，同時也指出使動用法消亡之說只能解釋致移事件從「趨向動詞」到「伴隨動詞+趨向補語」的轉變，而不牽涉使動義的有生自移和無生位移事件採用述補結構是雙音節化作用的結果。

我們注意到不管是早期上海話還是官話，致移事件、有生自移和無生自移事件之間實際上存在位移事件詞化類型上的差異，而形成這種差異應該不僅僅是演變速度的問題，而更可能關係到其演變機制的不同或者相同演變機制對不同位移事件詞化類型演變的影響有別。因此，仍有必要對演變及其作用機制做更具體的考察，這也有助於更清晰地認識漢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的特徵。下面我們結合早期上海話位移事件詞化類型的表現和前賢對共同語詞化類型發展的研究成果，嘗試進一步認識演變機制與位移事件詞化類型演變的複雜關係。

4.1 從早期上海話看致移事件的演變及機制

梁銀峰(2007: 15)指出，漢魏時期「 V_t +去」帶受事實語時，常用「 $NP_1+V_t+NP_2$ +去」結構表達，不過，也開始出現「 NP_2 」前移為話題的格式「 $NP_2+NP_1+V_t$ +去」，史文磊(2011a; 2014a: 98)也贊同「 NP_2 」的話題化對「去」語法化的推動作用。史文磊(2014a: 157; 2011b)還指出表路徑的指向詞「來/去」從上古到中古逐漸在核心動詞後發展為表指向資訊的補語成分。其中表他移的格式變化為： $V+O>V$ 來/去+ O (援+ $O>$ 拿來+ O 、捐+ $O>$ 除去+ O) (石毓智2003)。即從漢語史文獻來看，他移事件中位移體因話題化作用而前移，「來/去」語法化為補語，且從上古到中古，「因指向資訊從隱含於語境轉為由顯性形式標記」(史文磊2011b; 2014a: 157)使得「來/去」在「 V +來/去+ O 」結構中進一步明確其語義句法功能。而從共同語來看，陸儉明(2002)指出當可控位移動詞帶受事時，陳述句中不僅可構成「 V +來/去+ O 」結構，也仍用「 $V+O$ +來/去」結構，且在祈使句中只允許後一結構。可見從語境來看，「 $V+O$ +來/去」仍為基本結構。而從早期上海話來看，致移事件中近乎不見「 V_t +來/去+ O 」結構，甚至「 $NP_2+NP_1+V_t$ +去」的話題化結構也遠不如「 V_tF +來/去」結構的分佈，如表2早期上海話四種課本皆以「 V_tF +來/去」為絕對優勢結構，而「 FV_t +來/去」為次要結構。因此，若述補結構在「 FV_t +來/去」這類非普遍性的結構中首先形成，再類推到更常見的基本結構，可想而知其阻力之大。

而早期上海話中仍存在句法性連動結構「 V_tF +咗/啐+去」，如例(9a-b)，儘管其分佈遠不如結構更為緊湊或固定的「 V_tF +去」結構。它作為一種殘存形式，應是述趨式語法化的最早結構。即隨著結構的固定化，連詞脫落，結構關係更加緊湊，表路徑的指示詞語義不僅指向致移者，還可指向位移者，如例(10a-b)，「去」的施事可以為致移主體，也可以是位移體，若為前者，則仍為連動結構，若為後者，則語義重心左傾，「去」僅表示運動的方向，經重新分析為「 V_t 」的補語。據此，我們相信早期上海話「 V_tF +來/去」結構本身在未發生F前移的情況下，已開始「來/去」的語法化。

那麼「 V_tF +來/去」從連動結構演變為述補結構的動因又是什麼呢？從(10b)、例(11a-e)對比來看，(10b)「來」在陳述句中仍可理解為致移體實施的位移動作，(11a-e)皆為祈使句，「來」只能表「 V_t 」朝向言者運動的方向。這種最小對立表明，祈使句應該是該連動結構發生語法化的語用環境。相比陳述句，祈使句並非對客觀事件的描述，而只是要求令位移體朝向或離開言者的方向，「主觀指向性強，而運動性弱，自然就更容易虛化」(史文磊2014a: 183)。從早期上海話來看，「來」和「去」在該結構中語法化的速度也不同。「來」更常用，其語法化也先於「去」。例(11a-e)皆為「來」做補語，而相應的「去」在同時期更常用於陳述句中，充當連動結構後項謂詞，如例(9a-b)、(10a)。

魏培泉(2003: 81)、何樂士(2005: 49-50)、魏兆惠(2005)、史文磊(2011a; 2014a: 180-185)等指出從漢末開始，句法性連動式「 $V_{方式}+V_{路徑}$ 」向詞法性動趨式語法化，到南北朝基本完成，進入唐代已經相當成熟了。現代漢語則只用動趨式或動結式表達。不過，從早期上海話來看，句法性連動結構和短語性連動結構仍保留於表致移事件的「 V_tF +來/去」中，而從例(5a-b)來看，短語性連動結構可能也構成過「 V_tF+P_{nd} 」，儘管較之「 V_tF +來/去」結構，它在一百多年前已幾乎消失。其消失的原因，與辭彙雙音節化不無關係。蔣紹愚(1999a; 1999b)、劉承慧(1999)、魏培泉(2003)、Xu (2006)等先後指出中古以來漢語語音格局發生演變，音節結構簡化、聲母清濁對立消失，導致雙音節化和使動詞自動化。據此可知，應雙音節化的要求，單音節路徑動詞只能與表指示的「來/去」構成複合形式，進而構成表致移事件的「 $V_tF+P_{nd}P_d$ 」結構，該結構中「 $P_{nd}P_d$ 」仍可做動詞表位移路徑，如例(2a)、例(3a-c)，句中「 $P_{nd}P_d$ 」仍為連動結構後項。也就是說，雙音節化並未直接導致表路徑的趨向動詞演變為 V_t 的補語成分，「 $P_{nd}P_d$ 」語法化為補語是連動結構語法化為動趨式的結果。據此看來，儘管雙音節化確實為漢語詞化類型演變的重要機制(Xu 2006: 146-188)，不過，從早期上海話來看，致移事件中連動結構語法化為動趨式似乎較表路徑趨向詞本身的雙音化對詞化類型的演變更為直接或重要。

當然在「 V_tF+P_d 」、「 $V_tF+P_{nd}P_d$ 」從連動式演變為述補結構的同時，F前移為話題或處置介詞賓語的結構也在使用，結構中的「 P_d 」、「 $P_{nd}P_d$ 」皆只能指位移體的運動方向或路徑，做 V_t 的補語，尤其是「 $FV_t+P_{nd}P_d$ 」的高頻使用，對「 $V_tF+P_{nd}P_d$ 」語法化為述補結構應該也起著相應的類推作用。

據此，我們相信，從早期上海話來看，表致移事件的「 V_tF+P_d 」、「 $V_tF+P_{nd}P_d$ 」演變為述補結構，是從連動結構語法化而來，而位移體話題化或介賓化在其語法化為述補結構過程中只起著間接的推動作用。

從「 $V_tF+P_{nd}P_d$ 」或「 V_tF+P_d 」語法化為述補結構也可以解釋早期上海話中某些結構的缺失。史文磊(2011b)指出上古漢語表他移事件的綜合型結構發展至中古也逐漸以分析型結構取代，其演變例示為： $V_{路徑}NP>V_{1方式}V_{路徑}NP>把NPV_{1方式}V_{路徑}NP$ 。而從早期上海話語料來看，表致移事件的結構主要由「 V_1+F+V_2 」連動結構演變而來，因此並未出現「 $V_{1方式}V_{路徑+指示}NP$ 」「 $V_{1方式}V_{指示}NP$ 」結構，但這不影響位移體前移為話題或處置介詞賓語，且位移體前移無疑也加速了其語法化進程。

4.2 從早期上海話看自移事件的演變及機制

與早期上海話和官話在表致移事件時存在差別不同的是，早期上海話語料及與官話對比表明，早期上海話和官話表自移事件的結構或詞化類型更為接近，有生自移事件中仍以V型(以 $P_{nd}P_d$ 為代表)為主導，而無生自移事件則以S型(以 $V_{cm}P_{nd}P_d$ 為代表)為主導。

Peyraube (2006: 128)、梁銀峰(2007)、魏兆惠(2005)、史文磊(2013: 51-52)等認為自移事件動趨結構產生的重要觸發因素是位移體從動前後置於賓語，其演變格式為： $NP_{動體}+V_1+V_2>V_1+V_2+NP_{動體}$ 。自唐以後越來越多的核心動詞後開始帶出補語(來/去)，表達指向資訊。其演變例示為： $V>V+來/去$ (如，「出>出來/去」、「入>進來/去」)； $V+O>V+O+來/去$ (如，「之、適、如、至+O」>「到+O+來/去」，「奔/走至+O」>「跑到+O+來/去」)(史文磊2011b)。不過，路徑動詞帶上指示詞「來/去」與「 $V_{方式}+來/去$ 」述補式的詞化類型存在區別。前者辭彙化為表路徑的複合趨向動詞，在早期上海話四種文獻中它為基本形式，仍屬V框架，只有「 $V_m+來/去$ 」或「 $V_m+P_{nd}P_d$ 」屬於S框架，不過，其分佈遠不及路徑動詞單獨做謂語表自移，在早期上海話自移事件表達中只是次要類型。也就是說，從早期上海話來看，「來/去」補語化雖然使得S型框架形成，但就自移事件詞化類型來看，並未使得早期上海話發展為S框架為主導的語言。

雙音節的複合趨向詞表自移事件時，位移體若所指有定，早期上海話常居於VP前做主語，如例(14a-c, f)，句中趨向詞做謂語動詞；若位移體所指無定，則常構成「有+NP+ $P_{nd}P_d/P_d$ 」式，如例(43a)，句中「進來」仍為表路徑的動詞，對應官話如例(43b)中「進來」也為表路徑的動詞。而「 $V_m+P_{nd}P_d$ 」不管NP在前還是在後，如例(15a-c)、(44a-b)皆屬S型。「 $V_m+P_{nd}P_d$ 」結構表自移時，位移體有定，做主語，如例(16a-c, f-h)，若無定，如例(45a)則插入表路徑和指示的趨向詞之間，未見NP在賓語位置。不管F在句首還是句中，皆屬S型。如，

- (43) a. 等之勿多歇，又有一個人進來。
 b. 趕待了不大的工夫兒，又進來了一個人。 (官商吐屬36章)

- (44) a. 忽然有只野豬獺跑來。
 b. 忽然跑來了個野豬。 (官商吐屬15章)
- (45) a. 咕咚一聲，跳進一個人來。
 b. 咕咚的一聲，跳進一個人來。 (官商吐屬25章)

可見，早期上海話有生自移事件的詞化類型主要與 $P_{nd}P_d$ 的句法功能直接相關。位移體居於句首或句中，若以 $P_{nd}P_d$ 單獨做謂語，則為V框架型，若以「 $V_m + P_{nd}P_d/P_d$ 」做謂語，則為S框架型。在分佈上，早期上海話有生自移事件表達中「 $V_m + P_{nd}P_d/P_d$ 」做謂語的分佈遠不及「 $P_{nd}P_d$ 」單獨做謂語，早期官話也相似，即兩者皆以V框架為主導類型。

不過，較之有生自移事件，早期上海話和官話無生自移事件更常用S型框架結構。如例(17a-d)用「 $V_m + P_{nd}/到 + Loc + P_d$ 」式，例(18a-e)、例(40-42)皆用「 $V_m + P_{nd}P_d$ 」式。為何無生自移事件更傾向於S框架的表達呢？

史文磊(2011a)指出語義要素分離是漢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轉變的機制之一，即從上古到中古漢語位移事件詞化結構中經歷了[運動]要素分離，分離出來的[運動]要素由 V_1 表達，[路徑]要素則由語法化為補語的 V_2 表達。從早期上海話語料來看，顯然有生自移和無生自移都已經歷了這一分離過程，皆可用「 $V_{m/c} + P_{nd}P_d/P_d$ 」式來表達，為何無生自移更傾向於選擇這一結構表達呢？比較有生自移和無生自移事件的語義要素，可以提供一些線索。表路徑的趨向詞一般常用於位移體能自我決定和控制自己的移動，而無生自移事件中主體對位移並無自我控制能力(Lamarre 2003)，因此在語義和句法上更要求將造成位移路徑的原因或方式陳明出來，形成述趨式。這應該是無生自移事件較有生自移事件更常使用「 $V_{m/c} + P_{nd}P_d/P_d$ 」式的語義原因。

由以上可知，早期上海話因辭彙雙音節化的影響而使得單音節形式的「 P_{nd} 」表致移和自移成為一種不具有普遍性，也並不常見的次要形式，特別是表無生自移和致移時，分佈極少，只作為殘存形式存在；[運動]與[路徑]要素分離，運動動詞用表方式或原因的 $V_{m/c}$ ，而路徑用趨向成分或複合趨向詞表達，使得「 $V_{m/c} + P_{nd}P_d/P_d$ 」結構的語義關係更加明晰，表明早期上海話已具有較顯著的S框架特徵；連動結構語法化為動趨式也具有較明顯的趨勢，如「 $V_cF + P_{nd}P_d/P_d$ 」等結構更常見的句法語義關係已是動趨式。這些共同表明早期上海話在這些機制的作下，詞化類型從V型或E型向著S型演變。

不過，比較而言，早期上海話語料也表明，連動結構動趨化是致移事件向著S型演變的主要機制。從「 $V_cF + P_{nd}P_d/P_d$ 」結構來看，其語法化過程並非因雙音化，而是因各成分間句法語義關係的演變而形成動趨式，同時，位移體的話題化或因處置結構的發展而充當介詞賓語，從結構和語義上使得動趨式之間的述補關係更為明確。

而有生自移事件中雖然單音節路徑動詞已因雙音節化少用，但雙音節化形成的路徑動詞「 $P_{nd}P_d$ 」在早期上海話和官話中都十分常用，它雖由上古漢語連動結構演變而來，但已辭彙化，單獨表位事件時，應視為路徑動詞，而非述補結構，同時，早期上海話中也用「 $P_{nd}到 + Loc + P_d$ 」的述補結構，核心動詞依

然是「P_{nd}」，因此仍可看做V框架結構。雙音節化對自移事件的詞化類型演變似乎存在雙向影響，並非只有利於其向S型發展。

無生自移事件詞化類型較致移事件和有生自移事件具有更明顯的S型傾向，其原因與位移體自身無位移控制能力有關。為了更清晰地描述該類位移事件的過程，在語義和結構上都需要將導致位移的原因或方式表達出來。

5. 結語

早期上海話課本類文獻為我們展示了一百多年前上海話位移事件的各類表達結構及其詞化類型的基本面貌。從詞化類型來看，儘管各類位移事件詞化類型都具有S型特徵，但傾向性存在明顯差異。無生自移事件S型傾向最顯著，其次是致移事件，而有生自移事件V型傾向最強。

基於同內容課本文獻《官話指南》和《土話指南》的對比也表明，早期上海話和官話自移事件詞化類型更相似，而致移事件中上海話演變較官話慢，保留更多E框架結構特徵。這種共性和差異一方面表明兩者可能經歷了相對一致的演變途徑，另一方面也看到上海話演變較官話要慢。

從早期上海話和官話詞化類型的演變機制來看，我們認為雙音節化和語義要素分離是更早歷史階段漢語詞化類型從V或E型向S型轉變的重要機制，而在一百多年前上海話和官話中，雙音節化雖也導致單音節路徑動詞在自移事件表達中的減少，但「P_{nd}P_d」的廣泛使用也表明雙音節化對穩定路徑動詞表有生自移事件也起著推動作用，據此推測，它對漢語詞化類型演變的影響並不是線性的，在不同歷史時期或者不同演變階段其作用的表現也不完全一樣；無生自移事件詞化類型演變除了受到語義要素分離機制的影響之外，應該還受到其他語義關係的制約，即需要陳述無自我控制力的主體產生某種位移的方式或原因；而連動結構語法化為動趨式和位移體前移是使得致移事件向S型發展的關鍵因素。早期上海話和官話文獻表明，連動結構動趨化的速度呈現方言差異，也正是這種差異使得兩者致移事件詞化類型也稍有不同。總的來看，正是因為各類位移事件受不同機制制約，或者相同機制對不同位移事件或不同方言中同一位事件的的作用不同，使得方言位事件的詞化類型呈現出多樣性以及彼此之間的差異。

不過，這種多樣性又表現出很強的規律性。三類位事件朝著S框架型演變，有生自移事件最慢，其次是致移事件，而最快的是無生自移事件。這種演變差異驗證了語義認知對位事件詞化類型的深層制約。Lamarre (2003)考察現代漢語詞化類型的「互補體系」(complementary system of conflation)時指出，「漢語的這種『分工』狀況可能不是偶然的，也許反映人一般的認知機制：位事件的主體如果缺乏自己移動的意志和能力，特別是作為受動者(patient)的時候，可能會促使說話者把位事件方式或原因也表達出來。」早期上海話三類位事件的詞化類型特徵也驗證了這一推測。有生自移事件中位事件主體即為施事者，自我控制能力最強，可直接實施某個運動路徑，「路徑資訊優先表達，方式

資訊只有在必須時才提及」(Slobin 2004), 早期上海話有生自移事件就體現了這一特點, 其S框架型結構只有在需要特別指明方式時才使用; 無生自移事件因位移體無自我控制力而要求提供方式或原因資訊更為強烈; 致移事件中位移體可以是人或物, 當所指為有生命對象, 早期上海話優先選擇「 $V_c F + P_{nd} P_d / P_d$ 」結構, 該結構中F仍具有兼語的句法特點, 若為無生對象且表定指, 則優先充當話題或處置介詞賓語, 使得「 $V_c P_{nd} P_d / P_d$ 」構成更典型的S型框架結構。

謝辭

本研究由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域外吳語文獻的調查和研究」(15BYY042)資助。感謝審稿專家為本文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文中不足自負。

縮寫對照表

F	figure(位移體)
Loc	Locative(處所)
NP	noun phrase(名詞短語)
P	path(路徑)
P_d	the Deictic Component of the Path(指示性路徑)
P_{nd}	the nondeictic Component of the Path(非指示性路徑)
V_t	transitive verb(及物動詞)
V_i	intransitive verb(不及物動詞)
V_m	the verb expressing the manner of motion(表位移方式的動詞)
V_c	the verb expressing the cause of motion(表位移原因的動詞)

參考文獻

- Anonymous. 1908. *T'ou-wo tse-ne: Boussole du langage Mandarin traduit et romanisee en dialecte de Changhai* 土話指南 [T'ou-wo tse-ne: Compass of Mandarin language translated and romanized in dialect of Changhai]. Shanghai: Tou-sè-wè.
- Anonymous. 1921. *Ali-Baba et les quarante voleurs (dialecte de Chang-hai)* 阿裏排排逢盜記 [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 (Shanghai dialect)].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 Beavers, John & Levin, Beth & Tham, Shiao Wei. 2010. The typology of motion expressions revisited.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6(2). 331–377. <https://doi.org/10.1017/S0022226709990272>
- Benjamin Jenkins. 1850.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Manuscript.)
- Chen, Liang & Guo, Jiansheng. 2009.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novels: Evidence for an 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 *Journal of Pragmatics* 41(9). 1749–1766.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08.10.015>

- Davis, David Herbert. 1910. *Shanghai dialect exercises: In Romanized and character with key to pronunciation and English index*. Shanghai: Xujiahui Tushanwan yin shu guan.
- Edkins, Joseph. 1853.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London Mission Press.
- Fan, Jiyao (范繼淹). 1963. Dongci he quxiangxing houzhi chengfen de jiegou fenxi 動詞和趨向性後置成分的結構分析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verbs and directional postposition].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 136–160.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00. Hanyu shuangyinhuade lishi lai yuan 漢語雙音化的歷史來源 [The origin of disyllabic foot in Chinese]. *Xiandai Zhongguoyu Yanjiu* 現代中國語研究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1. 123–138.
- He, Leshi (何樂士). 2005. *Shiji yufa tedian yanjiu* 《史記》語法特點研究 [Study on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Shij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In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 Heine, Bernd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17–3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tsl.19.1.04hop>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1999a. Liangci fenlei – Zaitan cihui xitong jiqi bianhua 兩次分類—再談詞彙系統及其變化 [Double-classification: Further discussion on lexical system and its chang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5. 323–330.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1999b. Hanyu dongjieshi chansheng de shidai 漢語動結式產生的時代 [The time of formation of verb-resultan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Guoxue Yanjiu* 國學研究 [Sinological Research] 6. 327–348.
- Kan, Zhehua (關哲華). 2010. Hanyu weiyi shijian cihuihua de yuyan leixing tanjiu 漢語位移事件辭彙化的語言類型探究 [Motion-event typology in Mandarin Chinese revisited].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 126–135.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3. Hanyu kongjian weiyishijian de yuyanbiaoda—Jian lunshu qushi de jige wenti 漢語空間位移事件的語言表達—兼論述趨式的幾個問題 [Expression of space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Discussion of several problems in verb-direction construction]. *Xiandai Zhongguoyu Yanjiu* 現代中國語研究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5. 1–18.
- Lamarre, Christine. 2008a. The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of deictic direction in Chinese – with reference to Japanese. In Dan, Xu (ed.), *Space in languages of China: Cross-linguistic,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69–97. Dordrecht: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1-4020-8321-1_4
- Lamarre, Christine. 2008b. Chügokugo no ichihenkabun to boisu 中國語的位置變化文とヴォイス [Construction of position change and modality in Chinese]. In Ogoshi, Naoki (生越直樹) & Kimura, Hideki (木村英樹) & Washio, Ryuichi (鷹尾龍一) (eds.), *Boisu no taisyōkenkyū: Tōajiasyogo kara no siten* ヴォイスの対照研究——東アジア諸語からの視点 [Comparative study on modality from an East Asian language perspective], 109–142. Tokyo: Kurosio.
- Li, Fengxiang. 1993. *A diachronic study of V-V compound in Chinese*.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i, Fengxiang. 1997. Cross-linguistic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Diachronic evidence from verb-complement compounds in Chinese. *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STUF)* 50(3). 229–252.
- Li, Fuyin (李福印). 2017. Dianxing weiyi yundong shijian biao zheng zhong de lujing yaosu 典型位移運動事件表徵中的路徑要素 [Path component in typical translocational motion events]. *Waiyu Jiaoxue* 外語教學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38(4). 1–6.

- Liang, Yinfeng (梁銀峰). 2007. Hanyu quxiang dongci de yufahua 漢語趨向動詞的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directional verbs]. Shanghai: Academia Press.
- Lin, Su'e (林素娥). 2015. Yibaiduonian lai Wuyu jufa leixing yanbian yanjiu – Jiyu Xiru Wufangyan wenxian de kaocha 一百多年來吳語句法類型演變研究—基於西儒吳方言文獻的考察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syntactic type in Wu dialects in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literatures written in Wu dialects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Liu, Chenghui (劉承慧). 1999. Shilun shichengshide lai yuan jiqi chengyin 試論使成式的來源及其成因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 and cause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 *Guoxue Yanjiu* 國學研究 [Sinological Research] 6. 349–386.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01a. Hanyu fangyan de yuxu leixing bijiao 漢語方言的語序類型比較 [A comparison among Chinese dialects in terms of word order type]. *Xiandai Zhongguoyu Yanjiu* 現代中國語研究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2. 24–38.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01b. Fangsuo tiyuan de ruogan leixingxue canxiang 方所題元的若干類型學參項 [Parameters related to the locative and spatial theta roles and typological variations]. *Zhongguo Yuwen Yanjiu* 中國語文研究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 11–23.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03. *Yuxu leixingxue yu jieci lilun* 語序類型學與介詞理論 [Word order typology and preposition theor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u, Jianming (陸儉明). 2002. Dongci hou quxiang buyu he binyu de weizhi wenti 動詞後趨向補語和賓語的位置問題 [Concerning the verbal complement of direction and the position of object].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1. 5–17.
- Macgowan, John. 1862. *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ystematically arranged*.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Matsumoto, Yo. 2003. Typologies of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and event integration: Clarifications and reformulations. In Chiba, Shuji et al. (ed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language: A festschrift for Masaru Kajita*, 403–418. Tokyo: Kaitakusha.
- Morrison, George Ernest. 1883. *Leçon ou exercices de langue chinoise: Dialecte de Song-kiang*. [Vocabulary exercises of Song-kiang dialect]. Zi-ka-we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a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 Obata Masabumi (御幡雅文). 1892. *Gogobinsyō* 滬語便商 [Business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Nihondo.
- Peyraube, Alain. 2006.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 diachronic study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In Maya, Hickmann & Stéphane, Robert (eds.), *Space in languages: Linguistic systems and cognitive categories*, 121–13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tsl.66.o8pey>
- Qian, Nairong (錢乃榮). 2003. *Shanghai yuyan fazhanshi* 上海語言發展史 [History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Qian, Nairong (錢乃榮). 2014. *Xifang chuanjiaoshi Shanghai fangyan zhuzuo yanjiu – 1847–1950 nian de Shanghaihua* 西方傳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1847–1950年的上海話 [A study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works of Shanghai dialect – 1847–1950 years of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 Rokkaku, Tsunehiro (六角恒広). 2000. *Riben Zhongguoyu jiaoxue shuzhi* 日本中國語教學書志 [Notes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books in Japan].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Translated by Wang, Shunhon (王順洪).)
- Shen, Jiakuan (沈家煊). 2003. Xiandai Hanyu “dongbu jieou” de leixingxue kaocha 現代漢語「動補結構」的類型學考察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3. 17–23.

- Shi, Wenlei (史文磊). 2010. *Leixingxue yu Hanyu yundong shijian cihua de lishi kaocha* 類型學與漢語運動事件詞化的歷時考察 [Evolution of lexicalization pattern of motion events: A case study from Chinese].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Shi, Wenlei (史文磊). 2011a. Hanyu yundong shijian cihua leixing de lishi zhuanxi 漢語運動事件詞化類型的歷時轉移 [The pattern shift of the motion event integration in Chinese: A typological study based on morpho-syntactic feature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 483–498.
- Shi, Wenlei (史文磊). 2011b. Hanyu yundong shijian yaosu cihua moshi de lishi yanbian 漢語運動事件要素詞化模式的歷時演變 [On diachronic changes of lexicalization of semantic elements of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history].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43, 281–312.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Shi, Wenlei (史文磊). 2014a. *Hanyu yundong shijian cihua de lishi kaocha* 漢語運動事件詞化的歷時考察 [Diachronic study of lexicalization of Chinese motor event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Shi, Wenlei (史文磊). 2014b. Yuyan kucang xianhexing zhi lishi kuozhang jiqi xiaoying – Dongqushi zai Hanyushi shang de fazhan 語言庫藏顯赫性之歷時擴張及其效應—動趨式在漢語史上的發展 [Diachronic extension of linguistic inventory mightiness: Evolution of directional resultative-verb-compounds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293–324.
- Shi, Wenlei & Wu, Yicheng. 2014. Which way to move: The evolution of motion expressi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52(5). 1237–1292. <https://doi.org/10.1515/ling-2014-0024>
- Shi, Yuzhi (石毓智). 2003. Gujin Hanyu dongci gainianhua fangshi de bianhua jiqi dui yufa de yingxiang 古今漢語動詞概念化方式的變化及其對語法的影響 [The change of conceptualization of verb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its effect on grammar]. *Hanyu Xuexi* 漢語學習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4. 1–8.
- Slobin, Dan I. 1991. Learning to think for speaking: Native language, cognition, and rhetorical style. *Pragmatics* 1(1). 7–25. <https://doi.org/10.1075/prag.1.1.01slo>
- Slobin, Dan I. 1996a. From “thought and language” to “thinking for speaking”. In Gumperz, John J. & Levinson, Stephen C. (eds.), *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 70–9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lobin, Dan I. 1996b. Two ways to travel: Verbs of motion in English and Spanish. In Shibatani, Masayoshi & Thompson, Sandra A. (eds.),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ir form and meaning*, 195–21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lobin, Dan I. 2000. Verbalized events: A dynamic approach to linguistic relativity and determinism. In Niemeier, Susanne & Dirven, René (eds.), *Evidence for linguistic relativity*, 107–13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cilt.198.10slo>
- Slobin, Dan I. 2004. The many ways to search for a Frog: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the expression of motion events. In Strömquist, Svan & Verhoeven, ludo (eds.), *Relating events in narrative: Typological and contextual perspectives*, 219–257.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lobin, Dan I. 2006. What makes manner of motion salient: Explorations in linguistic typology,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Hickmann, Maya & Robert, Stéphane (eds.), *Space in languages: Linguistic systems and cognitive categories*, 59–8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tsl.66.05slo>

-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57–1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lmy, Leonard. 1991. Path to realization: A typology of event conflation. In Sutton, laurel A. & Johnson, Christopher & Shields, Ruth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General session and parasession on the Grammar of event structure*, 480–519.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Talmy, Leonard. 2000a.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1: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Talmy, Leonard. 2000b.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2: Typology and p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Tai, James H.-Y. 2003. Cognitive relativism: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2). 301–316.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03. Shanggu Hanyu dao Zhonggu Hanyu yufa de zhongyao fazhan 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的重要發展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s of grammar from Old Chinese to Middle Chinese]. In Ho, Dah-an (何大安) (ed.), *Gujin tongsai: Hanyu de li-shi yu fazhan* 古今通塞: 漢語的歷史與發展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75–10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Wei, Zhaohui (魏兆惠). 2005. Lun Lianghan shiqi quxiang liandongshi xiangdongqushi de fazhan 論兩漢時期趨向連動式向動趨式的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nge from directional verb-series to verb-direction construction in Han dynasties].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 109–112.
- Wu, Qitai & Zheng, Yongbang. 1900. *Guanhua zhinan* 官話指南 [Guidance to Mandarin]. Reprinted edn.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Xu, Dan. 2006. *Typological change in Chinese synta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297566.001.0001>
- Yang, Defeng (楊德峰). 2005. “Shijian shunxu yuanze” yu “dongci + fuhe quxiang dongci” dai binyu xingcheng de jushi 「時間順序原則」與「動詞+復合趨向動詞」帶賓語形成的句式 [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 and the phrase verb-directional complement+object].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3. 56–65.
- Yiu, Carine Yuk-man. 2014. *The typology of motion event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Yiu, Carine Yuk-man (姚玉敏). 2015. Chongou zaoqi Hanyu fangyan yufa: Weiyi shijian de leixing 重構早期漢語方言語法: 位移事件的類型 [Reconstructing early dialectal grammar: Typology of motion events]. *Zhongguo Yuyanxue Jikan* 中國語言學集刊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8. 267–288.
- Yoshihiro, Hino (氷野善寛). 2010. *Kanwashinan no tayōsei: Chūgokugokyōzai kara kokugokyōzai* 《官話指南》の多様性—中国語教材から国語教材 [A multiplicity of Kuan Hua Chih Nan–Chinese textbooks intended for non-native’s use and native’s use]. *Tōajiabunkakōsyōkenkyū*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3. 237–259.
- You, Rujie (游汝傑). 2004. Fangyan jiechu he Shanghaihua de xingcheng 方言接觸和上海話的形成 [Dialect in contact and formation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In Zou, Jiayan (鄒嘉彥) & You, Rujie (游汝傑) (eds.), *Yuyan jiechu lunwenji* 語言接觸論集 [Language contact essays], 319–346.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Zhang, Bojiang (張伯江). 1991. Guanyu dongqushi daibinyu de jizhong yuxu 關於動趨式帶賓語的幾種語序 [On the word order between the verb, th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and the obj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Chinese Language] 3. 183–191.
- Zhang, Meilan (張美蘭). 2016. Changyongci de lishi yanbian zai gongshi cengmian de bupingheng duyong fenbu – yi *Guahua Zhinan* jiqi Huyu Yueyu gaixieben weili 常用詞的歷時演變在共時層面的不平衡對應分佈—以《官話指南》及其滬語粵語改寫本為例 [Asymmetric distribution of diachronic common words in the synchronic language – A case study of the guide to Kuan Hua and its editions in Shanghai dialect and Cantonese]. *Qinghua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6. 54–63.
- Zhang, Meilan (張美蘭) & Zhan, Hao (戰浩). 2016. Cong *Guanhua Zhinan* fangyan dui yiben kan Guanhua yu Huyu, Yueyu dongci de yiwen biaoda 從《官話指南》方言對譯本看官話與滬語、粵語動詞的異文表達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verbs among Kuan Hua–Shanghainese and Cantonese viewed from *The Guide to Kuan Hua* and its dialectal translations]. *Hefei Shifan Xueyuan Xuebao* 合肥師範學院學報 [Journal of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4. 1–7.
- Zlatev, Jordan & Yangklang, Peerapat. 2004. A third way to travel: The place of Thai in motion-event typology. In Strömquist, Sven & Verhoeven, ludo (eds.), *Relating events in narrative: Typological and contextual perspectives*, 159–190.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Types of lexicalization in motion events in early Shanghai dialect

Our statistical work on data in the early Shanghai dialect shows us that non-agentive motion events are more likely to encode the information of motion events as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 than agentive motion events are, and self-agentive motion events tend to encode it according to verb-framed languages, even though among these three kinds of motion events there is a common tendency to encode motion events as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 The differences in encoding motion events are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and motion events. On the one hand, we do acknowledge that the mechanisms of disyllabification of vocabulary and the split of semantic elements are both important evolutionary factor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we propose that a different evolutionary mechanism plays a differe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motion events which have been achieved. The evolution of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to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agent motion events to shift to encoding the information of motion events from an 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 to a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The disyllabification of vocabulary makes self-agentive motion events more stable to encode it as a verb-framed language. However non-agentive motion events are more likely to encode the information of motion events as a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with regard to the need of semantic expression. In this case, we can conclude that it is the complicated influence of different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that cause the complex types of encoding of information of motion events.

Keywords: early Shanghai dialect, satellite-framed, verb-framed, evolutionary motivation

Author's address

Sue L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99 Shangda Road,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200444
China
linsu101@163.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18 August 2017

Date accepted: 6 November 2017